

茹山河

上海人勿讲“上海”

文/任向阳

碰着“上海”打头个地名,上海人是勿讲“上海”个。

外地回转,火车进入上海地界,上海人会得拉其他乘客面前讲:“到了”,勿会得讲“上海到了”。葛前头省脱个两个字,显示了讲闲话个人个当家作主个气派。同样,尽管老早仔虹桥机场“上海”两个字红光锃亮,上海人也勿会讲“上海到了”,顶多讲“好,虹桥到了”(现在新航站楼标个是虹桥机场)。还有十六铺、吴淞口、上海港客运中心,乘船回来个上海人也一样讲法。上海就拉眼门前,就拉船

下头,就拉岸浪向,告咵【所以】用勿着讲个。“到了”,就包括了上海,勿讲出来,心里焔满了尊敬,讲出来,反而陌生了。

对市级个文化体育设施,上海人也省略脱“上海”,只讲简称。因为市级设施本身就是名冠上海、名扬上海个。掰眼地方拉上海人心目当中个是大名鼎鼎、独一无二、勿可取代个。讲个人听个人个熟熟势清,用勿着加“浇头”个。还有大剧院啥是世界顶级个,讲“上海”,好像拿伊拉降了,告咵勿讲。上海体育馆叫“万体馆”,上海体育场叫“八万人体育场”,上海游泳馆叫“游泳馆”,上海图书馆叫

“上图”,上海博物馆叫“上博”,上海音乐厅叫“音乐厅”,老早仔个上海美术馆叫“美术馆”,一律去脱帽子直呼其名。

上海人勿讲上海,主要还是心里向有自豪感、自信心——因为讲个人听个人个老早就拿自己包括到上海当中去了,大家个是上海,阿拉个是上海,葛末就用勿着再讲上海了;上海人勿讲上海,是交流双方个高度默契——拉长期个城市生活当中,对知名度高个带“上海”个地名,已经约定俗成,有得共识,共用一种特指个讲法,讲个人清爽,听个人明白;上海人勿讲上海,是精明、爽快——

上海人节奏快、讲闲话勿噜苏,口语比书面语简约、明快,可以用最简单个约定俗成个讲法来达到准确、传神个效果;上海人勿讲上海,其实时时刻刻拿上海摆拉心浪向——上海人心里因牢了一种老深个感情,选种感情就叫热爱上海,就叫欢喜上海,老欢喜老欢喜,欢喜得来没闲话好讲。

掰能介看来,上海闲话勿仅仅是一种地方语言,伊个实质是上海市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个高度认同,是生活经历【和】文化理念个浓缩,是上海城市精神个特种媒介。

远开一点

『大』与『杜』

文、彭瑞高

上海话发音很有意思,“大”就有两种读法,第一种发音“da”跟普通话差不多,第二种发音却跟“杜”相近。

有的词句“大”只读“杜”。如:大闸蟹、大娘子、大小老婆。为什么只读“杜”?可能因历史久远,“大”的古音“杜”在这些词里已很难改口了。类似词句又如:大进宫(“大搞”的意思,音如“杜勤共”)、大弄(也是“大搞”之意)、大浜头(大河)、大马路(南京路旧称)、大脚娘娘,等。这些词,显示了浓厚的上海底色。

在有的词里,“大”既可读“da”,也可读“杜”。如:大师傅、大教授、大将军、大城市、大指头,等。在家庭称呼里,“大”和“杜”通用最频繁,如有人叫“杜舅舅”,也有人叫大舅舅;有人叫“杜阿哥”,也有人叫大阿哥;有人叫“杜妹妹”,也有人叫大妹妹……还有如“大官僚”“大姑娘”“大风大雨”“大话三千”“大自鸣钟”等,这里“大”和“杜”通读,体现了上海话的包容性和灵活性。

第三种,只读“da”。如“大世界”“大丈夫”“大饼油条”“人民大道”“七大洲四大洋”……这些词里的“大”如果读“杜”,会显得很可笑。“大炮”“大海”“大不了”“大约摸”“大趋势”,也是这样;“大队支部书记”“少先队大队长”“大路朝天”“大江大海”,更是这样。这类词带着浓厚的时代发展印记。从中也看出,普通话对上海话影响越来越深刻。

一个有趣的例子是:“大亨”里的“大”,上海人习惯读“da”;但另一句上海话——“大亨浪头”(也是大亨之意),上海人却始终讲“杜亨浪头”。为什么会这样?我的分析是:江浙话和普通话,它们在上海话里,一直较着劲。



沪上老照片

脚踏车撑市面

脚踏车撑市面个辰光也就是中国被老外们称作“自行车王国”个辰光。之前计划经济时代脚踏车还要凭票供应,一般人家经济实力也有限,所以勿是大家个能得起呢。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,随着经济发展,家家个添了脚踏车,当时城市公交上下班又邪气拥挤,脚踏车也就成为大部分上班族个首选,上下班辰光马路浪脚踏车大军浩浩荡荡,“自行车王国”名副其实,掰种景象辣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尤其显著。但掰样个情况也就持续了十多年,随着城市化进程个加快,地铁个开通、城区个扩张,私家车个放开,脚踏车上下班主要交通工具个地位逐年下降、衰退,依要让市中心拆迁到周浦、顾村、莘庄个居民再踏了脚踏车到市中心来上班也勿现实,只能大力发展依靠轨道交通。

种楠 摄 林庸 文

沪语趣谈

闲话上海闲话里个“儿”

文/郭晔旻

大家个晓得,“儿”辣拉北方话里向,做单字解释是“儿子”个意思,辣词语末脚闲话是儿化韵。其实,选两只用法,上海闲话里也个是有个。

有种人觉得,上海闲话喊儿子明明是“尼”子嘛!写下来忒勿像样,还是只好用北方话个“儿”将就将就了。选个实在是误会,“儿”选个字辣拉上海闲话里向,本来就是有“尼”个读法,外加也是有来历个,老祖宗就是迭能讲法。勿相信个说法,依可以看看繁体字个写法,“倪”个声旁做啥是“儿(兒)”呢?

再来讲讲词尾个“儿化”。当然,啥花儿马儿个讲法,上海闲话是听没个,勿单上海闲话听没,隔壁个苏州闲话,长江对过个崇明闲话啥也个看勿到迭个用法。周边地区个方言也就是杭州闲话里向个“儿”多了木佬佬,像经典滑稽段子《十三个人搓麻将》里就有一大串杭州话个儿化词,外加杭州闲话个儿化个读法,也是跟北方话一式一样,拿

舌头卷起来要顶到天花板快了。

其实,上海闲话也是有“儿化”个。只不过上海闲话里向个“儿化”勿是拿舌头卷起来,而是读成一个自成音节个鼻音 ng,跟“五”、“鱼”个读法是一样个。上海闲话拿“女儿”喊成“囡 ng”,其实就是“囡”字后头跟了一只“儿化”。更加有意思个是,“囡”选只字,按照语言学家潘悟云个考证,其实本身就是“女儿”个合音!只不过辰光一长,鼻音脱落以后大家个勿晓得了,告咵帮伊造了一个“囡”字,后首来又重新加了几化变成“囡儿”了。寻根问底闲话其实应该写成“女儿儿”——当然啥人也勿会迭能写,看看也是蛮囡个。

像囡一样个“儿化”留辣上海闲话里向还有好几个字,统统是已经根本觉勿着个。譬方“虾”,有种读法是“欢”,其实就是“虾儿”;老宁波带到上海闲话里向个“老头浜”,写出来是奇怪来西,外地人看勿懂,但拿“浜”选个音还原回去,本来个写法其实是“老头伯儿”,人人个看得懂;小鬼头叫“小

畏”(也是从宁波闲话借来个),又勿是小人让人吓(畏惧)个意思,也是跟“吓”一样,是“娃娃儿”演变过来个。

像迭种看上去让人有眼稀里糊涂个字,考证一记“儿化”,其实个蛮清爽。

沪语童谣

小八腊子踢球喽

创作/王森

下课喽,
放学喽,
小八腊子踢球喽。
踢到左,
踢到右,
一路踢到球门口。
球进喽,
哨响喽,
太阳落山九比九。

闲话闲画

立壁角、关夜学、赖学精

文图 / 阿仁

几十个认得了六十多年个朋友聚会现在勿稀奇了。阿拉小学里个同班同学每一年至少要聚个两三次。几桌准老头、准老太都同年。后年大家一道去领老人卡,一道来做七十大寿。从小学毕业之后,班级里同学听没散过。从初中、高中到后来各归各去做工人、做农民,后来返城,后来各自成家,后来做爷娘,现在做阿哥阿奶、做外公外婆,大家一直保持来往联系。人个脾气秉性真是勿会变个。七岁看七十岁,一点勿错。老实头还是老实人,捣蛋鬼陈旧欢喜捣蛋。中队长、大队长老了还是干部派头。立壁角、关夜学个同学上了多数还是自由散漫、听没纪律。记得小学六年级个辰光,大家做作文“畅想二十一世纪”,有想做科学家个,想飞到月亮上去;有想做工程师个,造出



摩天高楼个;有想做将军个,去解放台湾岛个,啥个都想到了,就是听没想到进到新世纪大家都退休了。排排坐,吃果果哉。一点想法听

没哉。

立壁角,是因为老师光火了,罚依去站辣教室个壁角落里。立壁角最多次数个要数蔡月兴同学

了。珠算课浪口诀背勿出,被彭先生罚立半堂课。历史课浪搭宁先生顶嘴,罚立一堂课。处罚后来简化了,就罚依站辣自己个课桌前面。小学里我交关听闲话,听没领受过立壁角。到中学里,因为英文课浪常常背勿出教过个课文,被龚先生罚过好几趟立壁角。我英文从来就听没认真学习过,万分蹩脚。工作后到外国去出差,苦头吃足。我由此常常怀念英文老师龚先生龚培元。伊罚我还心太软。情愿还回到向明中学再去立壁角,好让我个英文水平能够应付日常生活。关夜学,放学之后被老师留下来勿准马上回家。大家一哄而散去白相了,而闯祸还得留辣教室里面壁思过。现在立壁角、关夜学大约是勿允许了。现在个小朋友福气。

逃学辣上海闲话里叫赖学;三日两头赖学个就算是赖学精了。我辣大学里做过赖学精。高考恢复,我到复旦中文系读大学,我已经年过卅了。务过农、做过工、干过老师,心静勿下来。常常缺课。一个礼拜只去学堂一两次。前两年复旦个先生陈运吉做寿,我问陈先生:“你还记得我、认得我哦?”陈先生笑了:“徐克仁!我点好名上黑板板书个辰光,依就跳教室个后窗溜脱哉!赖学精,7701班级里有名个捣蛋鬼!”每每记起曾经教过我个那些认真严格个先生来,我很难为情。可以重来一次吗?我一定勿立壁角、勿关夜学、勿赖学精。我要做好学生。